



XUESHENG BANKE WAI BIDU CONG SHU

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巴黎圣母院(下)

73

主 编：陈国勇
责任编辑：沈晓莉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小學生故事金庫·中外長篇小說

巴黎聖母院

(下)

本書編委會

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沈晓莉

责任校对 赵慧锋

封面设计 陈志强

书 名	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编 者	陈国勇主编
出版发行	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规 格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389.975 印张
字 数	7658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7—5342—2732—1/E·1
定 价	(全套 100 本)928.80 元

十四、丑人与美女

中世纪,法国任何城市都有避难所,任何罪犯只要一踏进这避难所就得救了。在城郊,避难所几乎与刑场一样多。这是在滥用酷刑的同时滥用赦免,是竭力互相纠正的两种坏东西。

国王宫苑、王公府邸(dit),尤其是教堂,都有权提供避难。有时,甚至为了增加人口,整个一座城市就暂时辟为避难所。

罪犯一踏入避难所,就神圣不可侵犯了。不过,他也得当心,不得轻易出去,只要他走出圣殿一步,就要重入法网。转盘、绞刑架、吊刑杆在避难所四周虎视眈眈,不停地窥视着猎物,像鲨鱼围着船只团团转。

有些被判决的犯人,待在教堂里,站在一座宫殿的楼梯上,或者修道院的田地里,教堂的拱门下,熬白了头发,从而可见,避难所和监狱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。

有时，高等法院也会作出重大决定，无视避难权，将罪犯捉拿归案，交由刽子手处决。当然，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。除非高等法院作出决定，否则谁拿着武器闯入避难所去抓人的话，谁就罪该万死。

一般的教堂里通常有一间小屋，专供接待请求避难的人。在巴黎圣母院，这间小屋是修筑在弓形支柱下面飞檐边的屋顶上的，它正对着修道院，恰巧在钟楼那里。

加西莫多把爱斯梅拉达救进教堂之后，在钟楼和走廊上狂乱而又得意地跑了一阵，将爱斯梅拉达放在这间小屋里。

在他这样不停奔跑的时候，姑娘始终没有恢复知觉，半睡半醒，什么也感觉不到，只觉得升上了天空，在天上飘浮，在天上飞翔，有什么东西将她带离了大地，她的耳边不时响起加西莫多的大笑声和喊叫声。

她半睁着眼睛，模模糊糊只看见下面巴黎城的一片密密麻麻的石板地和瓦片的屋顶，如同一幅红蓝相间的镶嵌画，她头顶上是加西莫多可怕而快活的脸。

于是她的眼皮又闭上了，她以为一切都完了，以为人们在她昏迷时已将她处死，以为主宰她命运的那畸形鬼魂

重新抓住了她，将她带走。她不敢看他，只好听天由命。

可是，当头发蓬乱、气喘吁吁的敲钟人将她安顿在那间避难的小屋里，当她感到他粗大的手轻轻解掉那擦伤她双臂的绳索时，她当时心灵上所受到的震撼(hàn)，就好比一只船在黑夜里抵岸，旅客一下子惊醒过来似的。

她的思绪也给唤醒了，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。她发现自己在圣母院，想起自己被人从刽子手的掌握中抢救出来。她发现弗比斯还活着，而弗比斯却不爱她了。

这两个念头，这时一齐涌现在可怜的姑娘的脑海中，她转过身子面朝着站在她面前并使她害怕的加西莫多，对他说：

“你为什么救我？”

他惶恐不安地看着她，好像努力在猜测她说些什么。

她又问了一遍。可是，他无限忧伤地瞅了她一眼，随即跑开了。她待在那里，十分惊讶。

过了一会，他带着一个包袱回来，扔到她的脚下。这是一些好心的妇女放在教堂门口给她穿的衣服。这时，她低头看看自己，发现自己几乎赤身裸体，顿时羞红了脸。生命又复苏了。

加西莫多几乎也受到这种羞怯的感染，随即用大手遮住眼睛，又走了出去。

她连忙把衣服穿上。这是一件白色连衣裙，还有一块白纱巾，是市医院见习护士的工作服。

她刚穿好衣服，就看见加西莫多走了回来。他一只胳膊挽着一只篮子，另一只胳膊夹着一块床垫。篮子里有一瓶酒、面包和一些食品。

他把篮子放在地上，说“吃吧”；他在地板上摊开床垫，说“睡吧”。原来敲钟人拿来的是他自己的饭菜，他自己的床铺。

吉卜赛姑娘抬头望他，要向他表示感谢，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可怜的魔鬼确实可怕，她吓得瑟瑟发抖，低下了头。

这时，加西莫多对她说：

“我吓着您了。我很丑，是吗？别看我，只听我说话就行。白天您待在这里，夜里您可以在整个教堂里到处走。不过，无论白天或夜晚，你都不要走出教堂。不然的话，你就完啦。人家会杀了你，我也会死去。”

她深受感动，抬起头来想回他的话。他却已经走了。

她发现自己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思量着这个近乎妖怪的人这番奇特的话，他的声音是那么沙哑却又那么温和，她的心被打动了。

随后，她细看了一下这间小屋。它差不多有六平方米，有一个小天窗和一扇门。屋檐上装饰着一些动物头像，似乎在她周围探头探脑，伸长脖子想透过天窗看她。

在她那间小屋的屋顶边上，她看见无数壁炉的顶端，全巴黎城家家户户的炉烟，在她眼前袅袅上升。

姑娘想到自己孑(jié)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格外感到心如刀割。

就在这时候，她感到一个毛茸茸的、长满胡须的脑袋，悄悄钻到她手里，她膝盖上，不由得打了个哆嗦(此刻一切使她感到恐惧)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可怜的山羊，机灵的加里。

原来，加里跟着加西莫多他们逃进了教堂，它已经在她脚下蹭来蹭去近一个钟头了，却没能得到主人的一个顾盼。

现在看到加里，爱斯梅拉达特别高兴，连连吻它。她说：“啊，加里，我竟把你忘了！你却一直在想我啦！啊！”

你没有负心啊！”

就在这时，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长期以来将眼泪堵在她心头的石头拿掉了，她大哭起来；随着眼泪的流淌，她感到心中最辛酸、最苦涩的苦楚随着眼泪一起流走了。

夜幕降临，她发现夜色是如此美好，月亮是如此温柔，她沿着钟楼周围高高的走廊走了一圈，她感到心情舒坦了一些，大地显得多么宁静啊！

第二天早上，她醒来时，发现夜里睡了个好觉。这件奇特的事使她感到诧异，她好久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了。

一道明媚的朝晖透过窗洞射了进来，照到她的脸上。在看见阳光的同时，她发现窗口有个东西吓了她一跳，那是加西莫多那张丑脸。

她不情愿地闭上眼睛，以此来躲避那张脸，不过没有奏效，那张丑陋的面孔，似乎一直浮现在她眼前。于是，她索性一直把眼睛闭着，这时，她听到一个粗嗓门极其温和地对她说：

“别怕！我不会伤害您的，我是来看您睡觉的。这个没关系吧，对吗？您闭着眼睛，我在这儿看，这对您不会怎么样吧？现在我要走了。看，我在墙后面，您可以睁开眼

睛啦。”

还有比这些话更惨痛的，那就是说这些话的语调。爱斯梅拉达深受感动，睁开眼睛一看，他已不在窗口了。她走向窗口，看见可怜的驼背在一处墙角缩成一团，姿态痛苦而顺从。她拼命克制对他的厌恶。

“过来吧。”她轻轻地对他说。

看到吉卜赛姑娘嘴唇在动，加西莫多以为她在赶他走，于是站起来，跛着脚，低着头慢慢地走了出去，甚至不敢向姑娘抬起充满失望的目光。

她喊道：“过来嘛！”他却继续走开去，于是她跑出小屋，朝他跑去，抓住他的胳膊。

加西莫多感到被她一碰，不由得四肢直打颤。他重新抬起头来，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，看见她要把他拉到她身边，整张脸孔顿时露出快乐和深情的光辉。

她想让他进屋去，可是他坚持待在门口，说道：

“不，不！猫头鹰怎么可以进云雀的窝呢。”

这时，她姿态优雅地蹲在她的床垫上，小山羊睡在她脚下。两人好一会儿纹丝不动，默默地对视着，他觉得她那么美丽，他觉得他那么丑陋，她每时每刻在加西莫多身

上发现更加丑陋的地方。

目光从罗圈腿慢慢移到驼背，从驼背慢慢移到独眼，她弄不懂一个如此粗制滥造的人怎能生存于世。

然而在这一切中又包含着不胜悲伤和无比温柔，她慢慢开始适应了。

他首先打破沉默：“您是叫我回来？”

她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对。”

他明白了她点头的意思。“唉！”他说，好像有点儿犹豫不决，“可是……我是聋子呀。”

“可怜的人！”吉卜赛姑娘以一种善意的怜悯语气大声说道。

他痛苦地笑了笑，说道：

“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像现在这样丑。我拿自己与您相比，我很可怜我自己，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怪物呀！您是一道阳光，一滴露珠，一支鸟儿的歌！我呢，我是一种可怕的东西，不是人，也不是兽，是一个比石子更坚硬、更遭人践踏、更难看的丑八怪！”

说着，他笑起来，这是世上最撕裂人心的笑声。

“是的，我是聋子。不过，您可以用动作和手势跟我说

话。我有一个主人就用这种方法跟我交谈的。还有，我从您的嘴唇和眼神就会很快知道您的意思。”

“那好！”她笑着说，“告诉我，您为什么救我？”

她说话的时候，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。

“我懂了。”他回答道，“您问我为什么救您。您忘了有一天夜里，有一个人想把您抢走，就在第二天，您在那可耻的耻辱柱上帮了他。一滴水，一点怜悯，我就是献出生命也报答不了啊！您把这个不幸的人忘了，而他，他还记得呢。”

她听着，心里深受感动。一滴眼泪在敲钟人的眼里滚动，不过没有掉下来。

“听我说，”他深怕这眼泪流出来，继续说，“我们那边有很高的塔楼，一个人要是从那里掉下去，还没落到地上就完蛋了。只要您乐意我从上面跳下去，您一句话也不必说，丢个眼色就够了。”

说完，他就站了起来。尽管吉卜赛姑娘自己是那样不幸，这个古怪的人仍引起了她几分同情。她打个手势叫他留下来。

“不，不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该留太久。您看着我，我不自

在。您不肯转过头去，那是出于怜悯。我去待在某个看得见您，而您看不见我的地方，那样会更好些。”

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金属哨子，说：“给，您需要我，要我来，不太害怕看到我时，您就吹这个哨子。哨子声我听得见。”

他把哨子往地上一放，赶忙避开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

爱斯梅拉达的心灵渐渐地恢复了平静。极度的痛苦，像极度的欢乐一样，来势猛烈却不长久。人的心不会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极端上。

吉卜赛姑娘受的苦太多，剩下的只有惊骇了。

安全有了保障，她的心中又产生了丝丝缕缕的希望。她置身在社会之外、生活之外，但她隐隐约约地感到，再返回社会、返回生活，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，就像一个死人手里还保留着打开自己坟墓的钥匙。

她觉得长期纠缠着她的那些可怕魔影慢慢离她而去。所有可怕的幽灵，所有的人，甚至神甫，都从她的脑海中渐渐抹去了。

再说，弗比斯还活着，她深信不疑，因为她亲眼看见过

他。弗比斯的生命，这就是一切。一连串致命的打击，使她心如死灰，但她在心灵中却发现还有一样东西、一种感情依然屹立着，那就是她对弗比斯的爱。

爱斯梅拉达想到近卫队长，心中不无苦涩。毫无疑问，可怕的是他也会受骗，可能相信那件绝不可能的事，也许认为那个宁愿为他舍弃上千次生命的姑娘真的捅了他一刀。

说到底，不应过分责怪他，她不是承认了她的罪行吗？全部错误在于她自己。她就是让人拔掉脚趾甲也不该说那样的话呀。

总之，只要能再见到弗比斯一面，哪怕只一分钟，只说一句话，只丢一个眼色，就可以使他醒悟，使他回心转意。她对此毫不怀疑。

再说说教堂，这个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她的大教堂，看护她，拯救她，本身就是最灵验的镇静剂。这座建筑物也传出各种声音，那么慈祥，那么庄严，慰藉着这个病弱的灵魂。

因此，每天初升的太阳发现她一天比一天情绪更平静，呼吸更均匀，脸上也渐渐地有了红润。随着内心的创

伤逐渐愈合，脸上重新焕发出优雅和俊美的风姿，不过更为沉静，更为安详。

她又恢复了过去的性情，甚至多少像她原先那样欢乐，那样撇着小嘴，那样疼爱小山羊，那样爱好唱歌。

早上，她小心翼翼地在她住处的角落里穿好衣服，害怕隔壁阁楼的什么住户从窗口看到。在思念弗比斯之余，吉卜赛姑娘偶尔想到了加西莫多。

这是她与人类、与活人之间的惟一纽带、惟一联系、惟一交往。

不幸的姑娘啊！她比加西莫多更与世界隔绝！

对机缘送给她的这位古怪朋友，她一点儿也不理解，常常责备自己不能感恩戴德到了闭目不视的地步，但是她怎么样也看不惯这可怜的敲钟人，他太丑了！

他放在地上给她的那只哨子，她并没有捡起来。这并不妨碍加西莫多开头几天不时重新出现在她面前。他给她送来食物篮子或水罐时，她尽可能克制自己，不至于过分厌恶而背过身去，可是稍微流露出一点点这种厌恶的情绪，总逃不过他的眼睛，他便垂头丧气地走开了。

有一回，就在她抚摸着加里的时候，他突然出现了。

看到小山羊和吉卜赛姑娘那样亲密无间，他待在那里沉思了片刻。最后，他晃着又重又丑的脑袋说：

“我的不幸，是因为我还太像人了。我情愿完全是一头畜牲，就像这山羊一样。”

她朝他抬起惊奇的目光。

他回答这道目光：“啊！我很清楚为什么。”说着，就走开了。

又有一回，他出现在小屋门前（他从来不进去的）。这时，爱斯梅拉达正在哼一支古老的西班牙民歌。她不懂歌词的意思，但它仍在她的耳边回响，因为她小时候，埃及女人总哼这曲子哄她睡觉。

她在哼这支歌的时候，冷不防看到突然出现的那张丑陋的脸孔，姑娘不由自主地做出一种惊恐的动作，突然不唱了。

不幸的敲钟人一下子跪在门槛上，带着恳求的神态，合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，痛苦地说：“啊！我求您，接着唱下去，不要赶我走。”

她不愿伤他的心，战战兢兢地继续哼她的歌谣。慢慢地，她的恐惧逐渐消失了，随着她的忧伤而缓慢的曲调，她

飘飘然起来，完全沉醉了。

而加西莫多呢，仍跪着，双手合十，似乎在祈祷，全神贯注，屏住呼吸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吉卜赛姑娘的明眸（móu）。他好像从她的眼睛里在听着她唱的歌。

还有一回，他来到她跟前，神情又笨拙又羞愧，好不容易才说：“我有话要跟您说。”

她打手势说明自己在听着。于是，他叹息起来，嘴唇微开，刹那间似乎要说话了，紧接着却看了看她，摇了摇头，退出去了，用手捂住脑门，让吉卜赛姑娘茫然不知所措。

一天清晨，她发现窗口有一只鸟笼。

她的小屋上方有一尊雕像，叫她看了害怕，她在加西莫多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。一天清晨，她看不到这尊雕像了，有人将它打碎了。这个一直爬到雕像上的人一定是冒着生命危险啊！

有时候，晚上，她听到钟楼披檐下有个声音，好像给她催眠似的唱着一支忧伤的古怪歌曲。

一天早上，她醒来看见窗口有两只插满花的花瓶。一只水晶瓶，非常漂亮，鲜艳夺目，可是有裂痕，灌满的水